

最后致意

威斯特里亚寓所

一 约翰·斯考特·艾克斯先生的离奇经历

我的笔记本里有这样一个记载，一八九二年三月底的一天，寒风凛冽。我们正围坐在桌旁吃午饭，福尔摩斯接到了一份电报，并随手给了回电。他一句话也没说，不过我从他的表情上看出他心里有事，因为他站在炉火前面，低着头抽着烟斗，脸上现出沉思的神色，过一会儿就看看那份电报。突然他的脸转向了我，眼里射出一道诡秘的目光。

“华生，如果你把自己看成一位文学家。‘怪诞’这个词你怎么理解呢？”

“奇怪——异常，”我想了想说。

但是福尔摩斯却摇了摇头。

“我想它的含义决不会这么简单，”他说，“悲惨和可怕应是它另外一层含义。如果你那些长期折磨公众的文章中回想一下，我们便会得知‘怪诞’这个词有个更深层的意思，就是

犯罪。你还没忘‘红发会’那件事吧，开头非常怪诞，结果却是铤而走险，企图抢劫。另外，‘五个桔核’的那件事，同‘红发会’差不多也是再怪诞不过了，最后导致了一场命案的发生。因此，‘怪诞’这个词总是会使我感到警惕。”

“难道电报里有这个词？”我惊讶的问道。

他便拿起电文，大声的读起来。

“我正遇到一个非常怪诞的事，能否得到您的帮助？”

斯考特·艾克斯

查林十字街邮局

“是个男人还是女人？”我问。

“男人。女人不会拍这种先付回电费的电报。如果是女人，她就会自己来了。”

“你准备见他吗？”

“华生，知道自从我们关押了卡鲁塞斯上校，我是多么烦恼。我的大脑里就像有一部空转的引擎，由于没有连接上和它所要制造的工件而散成碎片。平淡的生活，枯燥的报纸，大胆和浪漫在这个犯罪的世界上似乎已经永远消失了。由此可以看出，你可以向我发问是否将研究任何新的问题，无论它是多么渺小和微不足道。不过现在，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要寻求帮助的人已经来了。”

此时，一阵有节奏的脚步声从楼上传来。不一会儿，佣人带进来一个高大结实、胡子花白而威严可敬的人。从他那表情沉痛的面孔和高傲的姿态，我们可知他的身世。从他的鞋罩到金丝眼镜，可以看出他是个保守党人、教士、好公民，名符其

实的正统派和守旧派。但是，某种惊人的经历使他失去了原有平静的生活，他头发竖起，脸上通红而带愠色，神态慌张而激动。因此，我们便可了解他的处境。他进来后立刻直接了当地谈起他的遭遇。

“你想像不到我遇到了一件多奇特和令人不愉快的事”，他说，“我生活这么多年从未遇到这样的事。这是最不成体统的——最让我无法忍受的了。我一定要对这件事作些解释。”他怒不可遏地说。

“先别生气，斯考特·艾克斯先生，请坐下，”福尔摩斯安慰他说。“首先，我要问您一个问题，你来找我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唔，福尔摩斯先生，从我的角度看，这件事和警察没什么关系，如果你听完了这件事，你也会认为，我不能将这件事扔下不管。我对私人侦探没什么兴趣，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很敬慕你——”

“原来如此。但是，不过，你怎么没有马上就来？”

“这话是什么意思？”

福尔摩斯低头看了一下自己的表。

“现在的时间是两点过一刻，”他说。“你发电报的时间是在一点钟。要不是因为看出你醒来就遇到了麻烦，那么，谁也不会注意你这副没有梳妆的样子。”

斯考特·艾克斯先生用手梳了梳凌乱的头发，用手摸了一下长满胡子茬的下巴。

“哦，我很抱歉，福尔摩斯先生。我根本没有时间梳洗一下。我多么盼望能马上离开那座房子。在我来此之前，我到处找房产管理员打听房子的事。你知道，他们告诉我加西亚先生

的房租早就付过了，说威斯特里亚寓所没有发生异常的事。”

“喂，喂，斯考特先生，”福尔摩斯笑着说道，“你跟我的朋友华生先生非常像，他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总是把事情在开头就说的不清不楚。你别着急，把思路整理一下，再从头至尾跟我说一遍到底是什么可怕的事使你不梳头刮脸，你都没有扣礼靴和背心的钮扣。”

斯考特先生满脸愁容，紧锁着眉头，低下头打量了一下自己的衣服和裤子。

“我这副模样一定很难看，福尔摩斯先生。可是真的没料到，我一生之中竟会遇到这样的事。如果我把这件怪事的一点一滴都跟您说了的话，我想你就不会奇怪我这副怪模样了。”

可是，他刚说了一句话便被打断了。外面有人在大声喧哗，赫德森从门外带进了两个官员模样的人，他们都很健壮。其中之一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苏格兰场的葛莱森警长，他精力总是那么充沛，仪表轩昂，在警界里他应算得上很有能力的人。他握了握福尔摩斯的手，随后介绍了站在他旁边的同样健壮的官员，萨里警察厅的贝尼斯警长。

“福尔摩斯先生，我们俩跟踪了一个人，最后他往这个方向来了。”他睁着那双大眼睛在屋里寻视了一下，目光落在了斯考特先生身上。“你是住在里街波汉公馆的约翰·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吧？”

“是的。”

“我们今天在你后面跟了一个上午。”

“很显然，你们是靠他的电报跟踪来的，”福尔摩斯说。

“没错，福尔摩斯先生。我们在查林十字街邮局找到了线索，一直跟到这儿。”

“你们跟踪我是想知道什么？”

“我们想获得一份供词，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了解一下与厄榭附近威斯特里亚寓所的阿洛依苏斯·加西亚先生昨天死去有关的情况。”

斯考特先生顿时警觉起来，瞪着一对惊慌的眼睛，脸上没有一点血色。

“难道他已经死了，难道他真的已经死了？”

“斯考特先生，他确实死了。”

“他怎么会突然死了呢？难道是出了事故？”

“很大可能是谋杀。”

“上帝啊！这是多么可怕的事！难道你怀疑我杀了他吗？”

“我们发现有你写的一封信在死人的口袋里，这封信里说你昨晚在他家里过夜。”

“你说的对。”

“这么说，你在他家过夜了？”

他们从兜里拿出了公事记录本。

“葛莱森，等一下，”歇洛克·福尔摩斯说道。“你们要的东西就是那份供词，对吗？”

“我可以告诉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这份供词可以将他送上法庭。”

“在你们进来之前，艾克尔斯先生正要给我们讲这件事。华生，请给艾克尔斯先生一杯苏打白兰地，这样能使他轻松一些。先生，虽然这里有两位官员，你也不必介意，继续讲下去，像刚才没被打断过一样。”

艾克尔斯先生把白兰地喝完后，脸上恢复了血色。他疑惑的看了一下警长手中的记录本，随即开始叙述他遇到的那件极

不平常的事。

“我独身一人生活，”他说，“因为善于同别人打交道，所以结识了许多朋友。其中有一个休业的酿酒商叫麦尔维尔，住在肯辛顿的阿伯玛尔大楼。我几个星期之前在他们家吃饭时认识了一个年轻人名叫加西亚。他是西班牙血统，同大使馆有些往来。他英语讲得很标准，对人态度和蔼可亲，大家都很喜欢他。人长得也非常漂亮，我认为他是最漂亮的男人。

“我和这个年轻漂亮的小伙子十分谈得来。他似乎一开始就对我的印象很好。在我们见面后的第三天，他到里街来看望我。这样来了几次后，最后他邀我到他在厄榭和奥克斯肖特之间的威斯特里亚寓所去住几天。我昨晚便答应了他，去了。

“在过去的谈话中，他曾对我说过他家里的情况。在他家里有个忠实的仆人，也是西班牙人，在家里料理日常事务。这个人说英语，为他管家。另外，家里还有一个出色的厨师，是个混血儿，是他在外出旅行时认识的，菜做的很好吃。我记得他曾经也很奇怪能在萨里的中心找到这么个住处。我对他的看法点头同意，而且后来也证明了，它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奇怪。

“我开车来到了他那奇怪的家——距厄榭南面约两英里。房子很大，背面向着大路，一条弯曲的车道伸向屋前，车道两边是高耸的常青灌木丛。这所房子因为多年没有修整，所以显得很旧，破烂不堪，我将马车停在杂草丛生的道上，看着那斑驳肮脏的大门时，我迟疑了，我不知是否应该来看望这个我了解甚少的人。他亲自前来开门，向我表示了最热烈的欢迎。一个神情忧郁，面孔黝黑的男仆。把我引到为我准备的卧室。整个屋子让我感到抑郁。我们在餐桌上对坐着进餐。加西亚殷勤款待我的同时，他的神情却好象一直恍恍惚惚，说话时也魂不

守舍，含糊不清，完全不像他平时的风格。他用手指不停地敲打着桌子，用嘴咬噬指甲。所有的动作都很说明他心神不安。至于那顿晚餐，照料得既不周到，菜也做得很难吃，加上那个少言寡语的仆人阴沉着神色，实在让我觉得气氛不好。那天晚上，我敢向你保证，我真后悔来到他们家坐客，只想找借口回到里街。

“对了，我想起来在吃饭时有一件事也许与你们所调查的案件有关。在当时我却没把它当回事。快吃完晚饭的时候，仆人送来一张便条。我发现，加西亚看了便条后，神情更加紧张，更心不在焉了。他想跟我装模作样的交谈都不行了，而是坐在那里一边抽烟，一边沉思着什么。便条上写的什么，他没有说。到十一点钟左右，我就回房间去睡觉了。几分钟后，加西亚开了我的房门，探头进来望着我，当时房间漆黑一片——他问我是不是按过铃，我说没有。他说这么晚来打扰，我感到很抱歉，并且说已经快到一点钟了。后来，我不知不觉的睡着了，醒来时，天已经大亮了。

“讲到这，就该到我遇到的最惊人和最奇怪的事了。当我从梦中醒来，一看表，快到九点钟了。我昨晚曾告诉过仆人，让他们在八点叫醒我，可显然他们是忘了。我从床上跳起来，按铃想叫仆人过来，等了半天，不见人上来，我便又按了几下铃，还是没人上来，我想门铃也许出了毛病。我有些生气，赶快穿上衣服下楼，想让他们送热水来，可是我到了楼下一看，楼下没有一个人，使我感到很惊讶。我在大厅里叫喊，没有人回答，我找遍了所有的房间都没有人。加西亚昨晚告诉了我他的卧室，我敲了他的房门，但没人开门。我想了想，开门进了房间，屋里没人，床上干干净净的，好像没人睡过。他和他的

仆人、厨师竟然在一夜间不翼而飞啦。因此，我也没有停留，立刻便离开了威斯特里亚寓所。”

歇洛克·福尔摩斯听完后搓着双手咯咯直笑，同时把这件怪事载入了那记录奇闻轶事的手册中。

“你的这段经历真是没听说过，那么你出了房之后，你又干了些什么？”他说。

“我当时气坏了，我想我竟像一个小丑一样被别人的恶作剧愚弄了。我收拾好我的东西，关上大门，拿着皮包就到厄榭去了。我到镇上去找了主要地产经纪商艾伦兄弟商号，知道那个别墅是这家商号租出的。这使我突然想起，这件事的发生肯定不是为了把我愚弄一番，他们逃跑的原因一定是为了逃租。现在正是三月末，四季结账日快到了。可是，这也不合情理。管理人听了我的提醒后，告诉我，租费已经预先付清。后来，我进城问了西班牙大使馆，他们不知道这个人。后来，我又去找麦尔维尔，我第一次遇见加西亚的就是在他家里。可是，听他一说我发现他对加西亚的了解还不如我。最后，我只能给你发电报，收到回电后，就来找你了。因为我听说，你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善于解决难题。不过现在，警长先生，你进屋以后，我才知道所发生的悲剧。在你接着往下说之前，我先发誓，我的话全部是真实的，而且除了我已经说的以外，关于这个人的死，我是绝对地一无所知。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尽最大努力帮助你们破案。”

“我相信你的话，斯考特·艾克斯先生，”葛莱森警长以友好的口气说道。“我应当说，你谈的各种情况，同我们所注意到的事实完全吻合。比如说，吃饭的时候送来的那张便条。这张便条加西亚怎么处理的，你看到了吗？”

“是的，我看到了。加西亚把它揉成一团扔到火里去了。”

“那么你是怎么想的呢？贝尼斯先生？”

这位乡镇侦探壮实、肥胖、红色的皮肤。还好有两只目光犀利的眼睛给他的脸增添了点儿光彩。那双眼睛凹陷着，显得异常的警觉和炯炯有神。他微微一笑，伸手在口袋来翻了翻，然后掏出一张纸，这张纸是折成长方形的，已变了颜色。

“福尔摩斯先生，加西亚用力过猛，将纸条扔到了炉栅外，因此，这张纸没有烧掉，我在炉子后找到了它。”

福尔摩斯欣赏的笑了笑。

“你一定是把那房子的每个角落都找遍了才在炉子后找到了它。”

“是的，福尔摩斯先生。这是我做事的习惯。我把它念一下，可以吗，葛莱森先生？”

那位伦敦佬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这张便条是用米色直纹纸写的，没有水印。它用剪刀剪开了两下，便条只占纸的四分之一。便条折了三折，封口是用紫色腊，还用了一种椭圆的东西盖压过，收信人就是威斯特里亚的加西亚先生。便条上的内容是：

‘绿色和白色是我们自己的颜色。绿色代表开，白色代表关。主楼梯，第一过道，右边第七，绿色粗呢。祝顺利。阅’

从字体上看是女人写的，笔头又尖又细。但写地址用的笔却不是先前用的那支笔，也许是换了一个人写，因为字体粗大一些。你可以看一下。”

“这张条子真是有点奇怪，”福尔摩斯很快的看了一眼。“你真是个很能干的警员，贝尼斯先生，那么小的细节都被你看得一清二楚。也许还有细节可以说明一些问题，比如，那个椭圆形的封印，应是一颗平面的袖扣——没有什么东西还是这种形状？剪刀是折叠式指甲刀。那剪开的两刀离得很近，而且清楚的看见，在剪开的地方有折痕。”

这位乡镇侦探哈哈笑出了声。

“关于这一点，我确实忽略了，我原以为我看得很清楚了呢！”他说。“可以这么说，我并不是很关心这张条子，我只知道他们要干什么，而这事情都跟一个女人有关系。”

当两个侦探正在交谈时，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坐在那里心神不安。

“我很高兴，你能找到这张便条，因为它可以证明我说的是真话，”他说。“可是，我现在更想知道加西亚到底出了什么事，他的家怎么了，我对此一无所知。”

“至于加西亚嘛，”葛莱森说，“这很好回答，有人看见了他的尸体。今天早晨在离他家大约一英里的奥克斯肖特空地上找到的。他的头被沙袋一类的东西打开了花，成了一堆肉酱，惨不忍睹。那地方很偏僻，四分之一英里之内没有人家。行凶者应是在他后面攻击他的，而且把他打死后，还不罢休，又打了几下。这是多么残忍的行凶。作案人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是不是抢劫？”

“应该不是，没有抢劫的迹象。”

“这太可怕了，太悲惨了，”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气愤地说，“而且，这对我实在是太不公平了。加西亚晚上出去，被

别人谋杀，我在屋里什么都不知道，却怎么被卷进这个案件中了呢？”

“这很好回答，先生，”贝尔斯警长回答说，“你给他的信是他口袋里唯一的東西。信上说你将住在他家里，恰恰就在那晚他死了。从这封信上，我们得知了死者的姓名和地址。今天早上九点钟我们赶到他家，却一个人都没找到。我电告葛莱森先生在伦敦找寻你，我自己检查威斯特里亚寓所。后来，葛莱森先生叫我进城，跟他一起来这儿。”

“现在我是这么考虑的，”葛莱森先生说着站了起来，“最好是照章办事。斯考特·艾克斯先生，你跟我去一趟警察局，写一下你的供词。”

“好吧！我可以跟你们去。可是，福尔摩斯先生，我仍然需要你的帮助，希望你能多费点心，弄清这件事的真相。”

艾克斯先生转过身去看着贝尼斯警长。

“我想你不会反对吧，我同你合作，贝尼斯先生？”

“当然不会，先生，我感到很高兴。”

“看来，你干事敏捷，有条有理。那么，死者是什么时间遇害的，你们有线索吗？”

“一点钟以后他没离开过那儿。当时下着雨。他的死亡时间应是下雨前。”

“可是，这是不可能的，贝尼斯先生，”艾克斯先生叫了起来。“他的声音我知道。我敢保证，那个时间，他正到我卧室跟我说话。”

“是很怪，但还是有这个可能，”福尔摩斯微笑着说道。

“你知道什么了？”葛莱森问道。

“粗略的看，这个案子不是很难查，虽然它有些奇怪的有

趣的特征。但是在我发表最后意见前，我还要再深入了解些情况。哦，对了，贝尼斯先生，除了这张便条之外，你在检查房子的时候，还发现了其他什么奇怪的东西吗？”

这位侦探将头转向艾尔克斯先生，神情奇特。

“是的，”他说，“我还发现两样非常奇怪的东西。但是我必须先回警察局办完事，才能跟您说这些东西。”

“那好吧，”福尔摩斯说着按了一下铃。“赫德森太太，把这几位先生送出去，然后让听差把这封电报发出去，回电费请他先帮我垫上。”

那几位先生走了后，我们坐在屋里，谁也不作声。福尔摩斯拚命抽着烟，睁着锐利的眼睛，双眉紧锁。他的头向前伸着，神情格外专注。

“唔，华生，”他突然转身问我，“这件事你怎么看？”

“我对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感觉有些可疑。”

“那么，罪行呢？”

“喔，那人的两个仆人都逃得无影无踪，也许他们合谋杀了加西亚，然后逃之大吉。”

“这种看法不是没有道理。不过，从表面上看，你得承认，他们在有客人住的晚上动手杀人是件奇怪的事。整整一星期，除了艾克尔斯先生住在那儿的一晚，其余几天，他都是独自一人，他们满可以想把他怎么样都行。”

“他们为什么逃走呢？”

“是啊，我也在想这个问题。这里面一定大有文章。另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我们的当事人斯考特·艾克尔斯的那一段离奇经历。现在，亲爱的华生，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解释这两种情况。如果能解释其中之一，也能解释一下那张古怪稀奇的便

条，那么，我们暂时把这种解释作为一种有价值的假设吧！如果我们查到的新情况正好与这场阴谋相吻合，那我们的假设就是我们要找的真像了。”

“可是我们的假设是什么呢？”

福尔摩斯疲惫的靠在椅背上，半闭着眼睛。

“你应该知道，亲爱的华生，这不可能只是一场恶作剧。结局将会告诉我们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斯考特·艾克尔斯的经历又跟这件事有什么关联呢？”

“那么有什么联系呢？”

“让我们一步一步的来分析一下。从表面上看，这个加西亚和斯考特·艾克尔斯之间突然建立起来的友谊是有些蹊跷的。而加西亚又使这种友谊得以迅速发展。就在他刚刚见到艾克尔斯的当天，他就赶到艾克尔斯家里去拜访他，而且热情主动的和他保持往来，最后请他到他家去。也许，他要艾克尔斯替他做些什么吧！可是，艾克尔斯能做什么呢？我实在不知道艾克尔斯有什么可利用的东西。那么，加西亚怎么会在他认识的人当中偏偏看上了他，他有什么突出的品质使他适合他的需要呢？我看他有。他是那种既传统又体面的英国人，能够在别的人眼里留下深刻的印象。可以作为人证，你已经亲眼目睹，两位警长都没有在他的供词中发现什么疑点，虽然他说的离奇古怪。”

“可是，他能见证什么呢？”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他的确见证不了什么了，不过，如果换一种情况，他就可以见证一切。这就是我对这件事的看法。”

“我知道了，他至少可以证明某人不在现场。”

“你说的很对，华生，他也许就是想证明他当时不在现场。为了使我们的分析能进展下去，我们可以设想威斯特里亚寓所的那一家人是在共同策划某种阴谋。不管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可以假设他们准备在一点钟以前出走。那么他们就制造了这样一个情节，其实他们是在时间上耍了个花招。他们让艾克斯去睡觉的时间比艾克斯认为的时间要早些。也就是说，当加西亚走去告诉艾克斯是一点钟的时候，实际上还没有过十二点钟。加西亚是想在提到的时间内做完他要做的事，并悄悄回到自己的房间，那么，他就对任何控告都可辩驳他有不在场的证明。我们这位传统而体面的英国人则可以在任何法庭上证明说被告一直是在屋里。这是免于被起诉的保票。”

“是的，我懂了。但是，另外几个人不见了，又怎么解释呢？”

我还没有完全想出来，但我相信这个困难是可以克服的。然而，就凭面前这些材料来讨论，那是不客观的。你自己已经不知不觉地在摆弄材料，自圆其说了。”

“那封信呢？”

“信上是怎么写的？‘绿色和白色是我们自己的颜色。’说的好像是赛马的事。‘绿色代表开，白色代表关。’这很明显是一种信号。‘主楼梯，第一过道，右边第七，绿色粗呢。’这是约定地点。我们也许查到案件的最后会看见一个吃醋的丈夫。很明显这是一次危险的探索，最后写着‘祝顺利’。‘阅’——这应当是入门指南。”

“那个人是西班牙人。我判断‘阅’应是多洛蕾丝，在西班牙这个名字再普通不过了。”

“华生，你说那个是西班牙人是很难成立的。因为西班牙

人同西班牙人写信，会用西班牙文。而这封信肯定是英国人写的。好吧，我们耐心的等待一下，等到警长来了之后我们再说这个问题。不过，我们的运气还是很不错的，如果没有这件事我们又会在无聊的闲谈了。”

萨里警官在回来之前，给福尔摩斯发了封电报。福尔摩斯很快的看完了电报，正要把它放进笔记本，他正瞧见我满脸期望的望着他。他笑了笑，将电报递给了我。

“我们是在与贵族打交道呢，”他说。

电报上写了一些人名和住址：

哈林比爵士，住丁格尔；乔治·弗利奥特爵士，住奥克斯肖特塔楼；治安官海尼斯·海尼斯先生，住帕地普雷斯；杰姆斯·巴克·威廉斯先生，住福顿赫尔；亨德森先生，住海伊加布尔；约舒亚·斯通牧师，住内特瓦尔斯林。

“这么做明显是要对我们的行动范围加以控制，”福尔摩斯说。“很明显，贝尼斯是个头脑清楚的人，他已经采用了某种相似的计划。”

“我不大明白您的意思。”

“哦，我亲爱的朋友，我们已清楚的知道，加西亚在吃饭时收到的那封信是一封约会和幽会的信。现在，根据这种解释，我们估且认为是正确的，加西亚为了去约会就得爬上那个主楼梯，到走道上找到第七个房门。我相信那是一个大房子。同样可以肯定的是，这所房子离奥克斯肖特不会很远，不超过一、两英里，因为加西亚是向那个方向走的。而且，依据我理

解的这些情况，加西亚原计划赶在一点钟之前回来好制造他不在于现场的证据。由于奥克斯肖特附近的大房子数量不多，我采取了明显的办法，打电报给斯考特·艾克斯提到过的几个经理人。他们的姓名都在这封回电里。我们这堆乱麻的另一头肯定就在他们当中。”

快六点时，贝尼斯警长陪同我们来到厄榭的萨里村。

在我和福尔摩斯找到住处之前，我们在布尔吃了些晚点，最后，贝尼斯警长陪我们来到了威斯特里亚寓所。那天夜里，又冷又黑，天上飘着细雨，刮着寒风。在这荒凉的空地上，我们穿行而过，我们一步步的接近那个悲剧的地点，感觉周围的情景与那房子真是十分相衬。

二 圣佩德罗之虎

在又阴冷又凄凉的路上走了一段时间后，我们看见了一扇高大的木门，进门后，有一条阴暗的栗树林荫道。在这条弯曲而阴森的道路尽头我们看见一所低矮黑暗的房屋，在蓝灰色的夜空下，它显得黑影憧憧。有一些微弱的灯光在大门左边的窗子里映出来。

“有名警察在这里值班，”贝尼斯说。“我去看看屋里有没有人。”他走过草坪，向窗里看了看，用手轻扣窗台。透过朦胧的玻璃，我看见一个人坐在火旁的椅子上，听到声音后突然跳了起来，并发出一声尖叫。过了一会儿，一个警察从门里出来，脸色苍白，气喘吁吁，拿着蜡烛的手在瑟瑟发抖。

“瓦尔特斯，你怎么啦？”贝尼斯大声问道。

这个人看见是我们，便用手绢擦擦前额，长长叹了一口气，算是放了心。

“先生，看到你们我真高兴。这个夜晚真长，我感觉我的神经快要崩溃了。”

“你的神经，瓦尔特斯？难道你身上还有神经吗？”

“嗯，先生，这个孤寂的屋子真让人害怕，厨房里总出现一个奇怪的东西。您刚才那么一敲，我还以为那个东西又来了哩。”

“那是什么东西？”

“先生，是鬼，我知道。就在窗口。”

“在窗口？什么时候？”

“大约两个钟头之前。天刚黑下来，我吃完饭便坐在椅子上看报。突然间我一抬头，就看见有一张脸在下端的窗框外面向里面看。天啊，先生，那张脸多么可怕呀！我梦里都会看到它。”

“唉呀！瓦尔特斯，这难道是名警官说的话吗？”

“我知道，先生，我知道，可是那张脸真的很可怕，先生，不承认也不行。那张脸不是黑的，也不是白的，很难说是什么颜色，总之是一种非常奇怪的色彩，就好象泥土里泼上了一瓶牛奶。至于那个脸盘，差不多比您的大一倍，先生。那两只逼人的大眼睛，眼珠突出，雪白的牙齿，那副样子，活象一只饿狼。我对您说，先生，我一看见他，吓得动也不敢动，气也不敢出一口，等他消失后。我跑了出去，穿过灌木林，感谢上帝，那儿什么也没有。”

“如果我不了解你的话，瓦尔特斯，我早就给你记上一个黑点了。即使是鬼，一个值班警官也不应该吓成这样，居然会